

晃蕩的人生 安於流浪的靈魂

揺らぐ人生 さまよう魂にゆだねる
A Vagrant Life, A Soul Accustomed to Roaming Around

文 | Rowbiq

圖 | elbow

接到邀稿，心境複雜且掙扎；檢視來時路，將結痂的傷口一一撥開，仍感恐懼，特別是要呈現在《原教界》「浪子回頭」這樣的專題。一路走來，一直是在「危險邊緣」、飽受質疑的角色，但每當身邊的人都對我絕望透頂時，不認輸的死硬個性又會讓我振作了起來。下筆前，矛盾著該呈現「真實」或「潤飾」的自己，最後還是決定忠於真實。

一直覺得本性是柔和的，但長大後聽照顧過我的褓母、阿姨們說，很小的時候，只要稍稍移動我抱著的棉被、或不給我要的東西，就會拼死命扯著她們的頭髮或咬著她們的手不放；因此我的本性應該是好鬥、暴戾的；「柔和」，應該是學齡前父母親常買童話故事書跟含音樂帶的套書給我，不斷催眠我公主都是善良、仁慈的有關。但是那隱藏及被壓抑的性格埋在體內，影響了人生，也一度讓我從低谷堅強的站起來。

小時候生長於部落，卻與部落沒有很大的交集。父親是警察，家境在部落算優渥。母親則特別注重我的教育，當年她渴望求學，小學畢業後跟著同學離家出走到教會學校就讀；但

因身為長女，家裡還有6個弟妹嗷嗷待哺，外祖母以死相逼，因而放棄，卻將不能完成的夢想寄託於我。3-4歲就親自教導我學習注音，只要唸錯1個字就挨籐條，因此，小學前，我就已經能閱讀有注音的故事書。而後，為了要讓我跟平地學生競爭，捨部落小學，念平地學校。

家中生變 苦嚙生離死別

一直在滿滿的愛裡被疼愛呵護，以為這樣的幸福是堅固、永恆的。在小一的時候卻微感到家中氣氛不尋常，開朗的父親不再穿上警察制服、變得陰鬱，母親則愈來愈跋扈，兩人常常爭吵打架，甚至在部落裡你追我打。此外，還常找律師、跑法院，等懂事點我才知道父親因違背職務涉訟，官司打了4年，所存積蓄也殆盡。為了生計，為了養活家中3個寶貝，父親在停職的時候轉行開了啤酒屋。

記憶中，啤酒屋內客人絡繹不絕、員工愈來愈多、店面也愈開愈大，到了後來甚至加蓋員工宿舍。雖然如此，注重家庭生活的父親仍會在假日帶著我們去縣立文化中心，他總會在裡面看書，我們則在外頭玩耍，看完了再帶我

們去看電影、上館子吃飯；即使在這樣的低谷，他依然找尋活下去的目標，大大的書桌放的是公務人員考試用書，也利用閒暇時間運動鍛鍊身體。然而，任他怎麼努力振作，命運卻不仁慈，判決下來，終究逃不過刑責入獄。小五的我常隔著玻璃和爸爸說話，細數父親回來的日子。在父親入獄期間，部落也有些變化，「酒家」一間間的開，母親瞞著父親將店面重新加蓋裝潢，「啤酒屋」轉型為「酒家」，家裡的姊姊變多了，直至父親出獄，礙於現實環境，也無力反對。

父親入獄時，我正歷經發育期，以為父親出獄後一家就能回復以往的平靜…至少我心裡曾有這樣的渴求。但當時受盡親友嘲笑、不被母親支持的他，連對人生最後一點的熱忱也盡了。整日寄情於酒，麻醉自己，拒絕感覺這個世界、接受這樣的現實，甚至到忘了我是誰，也遺棄了我。他常讓我覺得陌生、恐懼，尤其酒後對我過度「親近」，連處於懵懂的我也不能接受，幾度近乎相信他是被另一個人附身，我們的關



係變得「尷尬」，我對「愛」的態度開始變得極端「矛盾」、對人不再信任、對「幸福」抱持懷疑…。沒隔半年，他就發生了車禍離開人世，當時我才12歲，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永別。第一次體會心痛，話說不出口，哭不出來，哀傷在心底翻滾，只有潰堤的眼淚。



一路走來，一直是在「危險邊緣」、飽受質疑的角色，但每當身邊的人都對我絕望透頂時，不認輸的死硬個性又會讓我振作了起來。下筆前，矛盾著該呈現「真實」或「潤飾」的自己，最後還是決定忠於真實。

矛盾的母愛

父親走的時候，母親正值我現在的年齡，30多歲獨自撫養6、9、12歲的女孩，也要撐起一家20-30口人的店。面對這麼艱難又複雜的環境，她非常堅強的撐起一切，即使家裡開店，也很少讓子女看到她放縱喝酒。我從不懷疑母親的愛，國中的時候被同學嘲笑有虎牙，她馬上帶著我去做全牙矯正；高一的時候看到同學都會彈奏音樂，她馬上幫我買了一台十幾萬的鋼琴。

但是她的愛也是「矛盾」的。國中有一次考第三名待在教室不敢回家，老師問：「幹麻不回家？」我回：「考第三名回家會被打！」老師聯絡母親：「為什麼考第三名還要打？」母親說：「第一次考第一名，第二次考第三名，就該打！」老師聽了很生氣回道：「照您這樣說，全班同學是不是都要被打死了！」那次是唯一躲過被打。青少年的歲月，「三天一大罵，五天一大打」循環上演，打的方式，先帶到頂樓水塔旁潑水，然後拿細竹網綁成的「武器」開始抽，邊打還要邊責罵，諸如「妳真可憐啊…沒有爸爸…妳再…我就把妳賣掉…」打完了還要罰跪吹風，你知道冬天的風多刺骨？唯有天空的星星陪著，串成父親慈祥的臉，讓我看到這世

界還有燦爛與希望，期盼他能帶我離開這個傷心的地方。

這樣的教育方式，暫時壓抑了我的桀驁不馴的個性，但心臟開始出現絞痛症狀，也會因為害怕聽到吼叫躲進衣櫥。第一次自殘在國一，因為想逃避責罰，吃了20幾粒的感冒藥，但都在第2天醒來後沒事，後來慢慢享受理智不能自主的感覺，彷彿死亡有極度的魅力。之後只要有壓力，就習慣以這樣的方式暫時解脫。

在校強勢 在家自責

上了高中，英數成績排名全校前100擠到A



段班，榜首就在班上。全班只有我一個原住民，同學驚訝我家裡怎會有電視、電話，質疑我是不是騎著山豬上下課；被壓抑慣的我選擇疏離，成績也一落千丈。到了高二，排到B段班，班上原住民同學比較多，也交到了好朋友，成績又開始排前三名，並且對於批評原住民的同學加以反擊。之後到畢業，同學一直都對我非常尊重，知道我的脾氣，也知道我的成績絲毫不輸，不敢再對原住民有所批評或瞧不起。

家裡因為開店，住著許多姊姊哥哥，其實他們都大我沒幾歲，但母親讓我們保持距離，除了晚餐時間，或躲警察時偶爾躲到家裡，很少相處。高中時期，對人事慢慢瞭解，有次吃晚飯，跟姊姊們盯著電視，突然聽姊姊大叫「那不是我嗎？」接著她們談著當時那些記者是怎麼在路邊騙著他們，帶她們去海邊玩，欺騙她們的友情，又說要到店裡捧場；到了包廂又不停伸出鹹豬手，他們幾乎都未滿18歲，對都市的人崇拜又好奇，以為交了很好的朋友，結果那群人竟然一點拒絕的機會也不給，用惡劣欺騙的手法讓她們上鏡，呈現在大眾面前……我聽到姊姊的哽咽、黯然的上樓哭泣，我才明白這樣的店是不對的。

即使念了女子高中，即使考第一，我吃的飯還是靠她們賺來的；我心裡多愧疚、多自責，對自己厭惡。後來，台中威爾康大火影響

了我們的生活，政府開始在查公共場所的違建，原住民少女境況也被重視，警察一間間的抓，部落裡的酒家相繼倒閉。那些少女，不是踏入婚姻，就是又被迫離開家園到北部展開另一個酒肉生涯。另外部落的礦產受到市場重視，母親也厭於酒肉生活，慢慢轉型從事藝品買賣，和我繼父，一主內一主外，拜師學藝，並配合工會到處展覽，維持生計。

沒入黑夜的短暫大學生活

高中畢業後，考上國立大學，開始生命裡最荒唐的一段。母親天高皇帝遠，已經無法再對我有所管教。我開始好玩、曠課、休學，結交酒肉朋友。一開始還會上課，到後來幾乎不上，常跑pub跳舞買醉。此外，我還花了很多時間睡覺，因為睡著比醒著快樂，我往往會用黑布遮住由窗外透進那不屬於我該死的陽光，吃一堆安眠藥痛快的睡上幾天，留下黑暗伴我在另一個世界奔馳。那段時間，常搞不清是醒著或睡著，是夢境還是真實，即使醒著也忘了自己曾做過什麼，但我享受這樣的墮落人生。

大一下，與部落男友交往被母親發現，從此斷絕經濟供應。雖然男友供應了我的學費、生活費，但是吵架的時候，身上只剩下20幾元沒飯吃的日子也常發生，迫於現實及好強，我跳到不屬於我的世界——到夜店賺錢。夜店賺錢很容易，也遇過願意供應我一切所需的人，但20出頭的我是剛脫韁的野馬，錢能讓我擁有物質上短暫的滿足及快樂，卻不足以讓我奉上自



我從不懷疑母親的愛，但是她的愛也是「矛盾」的。「三天一大罵、五天一大打」，打完了還要罰跪吹風的青少年歲月，唯有天空的星星陪著，串成父親慈祥的臉，讓我看到這世界還有燦爛與希望，期盼他能帶我離開這個傷心的地方。



由，也無法讓我平靜。

可是這樣的經驗，加劇我內心所能承載的分裂，清醒的時候還能控制，但酒後就不能停止自殘，例如在冬天深夜到碧潭游泳，或者割腕送進醫院，這樣的事常常發生。母親知道我出事，跟親友周轉上北部，帶我出院，又被我氣走；當時的我甚至決定一輩子都不生孩子，免得像母親生我一樣活受罪。我生病了，病得愈來愈重，手上的刀痕持續累積，大部分是在無意識下發生的。最後我停止求學的路，辦了退學，並在男友的幫助下回到了部落，開始新的生活。

踏進補習班 邁向公職

回到部落，又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。因為一事無成，只想和相識12年的男友結婚，可是母親怕我太年輕，莽撞結婚會後悔，幾度的拖延令我在男友親友前難堪。有一次爭吵，我氣到拿西瓜刀在部落與她追逐想與她同歸於盡，母親覺得留不住了，就答應了我的婚事。婚後前夫順了我的意在靠市區的地方買了房子，平靜的日子讓我暴戾的性格漸漸改善；但因為前夫一個月才回家8天，無聊時我仍常獨自飲酒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前夫親友看不下去，慫恿著讓我去工作賺錢，然而他卻不顧親友反對及他人恥笑，拉著我去公職補習班，繳了4萬元的學費，並且告訴我「妳很聰明，一定可以考得上！」他看到我的潛質，一直都不放棄，讓我很感動。之後除了前夫休假回家的日

子，其餘時間我都學著平地同學在補習班內朝九晚九的苦讀。補習班內有全職考生固定班底，只有我一個是原住民，一開始他們對我感到懷疑，但看到我認真的態度，慢慢的把我融進他們的圈圈，當自己妹妹一樣的照顧。

至於讀書方式，我很少上課或看VCD，因為老師廢話太多，講太慢了，我都自己拿書來念，並且排月進度，再依月進度排日進度，只要進度達成，就會有成就感。我不再有時間胡思亂想及自殘，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。此外，因為買房子的關係，我還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，每天給自己的花費是100元，包含了三餐及油錢，但卻是我這輩子最快樂及滿足的歲月。

忍痛力拼 兌現對寶寶的承諾

92年3月，身體起了微妙的變化，我懷孕了，這個消息讓我和前夫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喜悅裡。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物質生活，我更加用功；為了省錢，即使懷孕5個月仍騎著機車往返補習班。有次下課突然下起大雨，我挺著大肚子、淋著雨在黑暗中騎機車回家，心酸到搞不清臉上流著的是雨是淚。8月，身體有了異狀，全身奇癢，吃什麼吐什麼，去了大醫院就診，檢查結果讓我說不出話、眼淚直流，我的肝指數飆到1200，醫生馬上讓我住院。婦產科醫生建議我服用抗病毒藥物，卻要我有生出畸型兒的心理準備；肝膽腸胃科的醫生則建議孕婦不宜用藥，因為只在受孕老鼠身上實驗過，吃了也不一定有用。



準備公職考試的讀書方式是自己拿書來念，並且排月進度，再依月進度排日進度；只要進度達成，就會有成就感。我不再有時間胡思亂想及自殘，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。



決定不服藥物拖到10月，病情沒有好轉，最後甚至連牛奶都無法下嚥。除了肚子，手、腳、臉都是枯瘦的，眼白是泛黃的，病毒改變了我的容貌，蠶蝕著我和肚裡寶寶的生命。前夫因為仍需工作養家，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我都獨自在病床上哭泣，思索著下一步怎麼辦。最後婦產科醫生開始堅持要我服用藥物，他怕我性命不保，我求他幫我把寶寶生出來吧…但因為他是名醫，怕出意外壞了名聲所以不敢。最後，我只好打遍了縣內婦產科診所電話，求了許多的醫生，總算找到一個肯幫我催生。92年10月8日，熬了10幾個鐘頭，幾乎與死神擦身，連醫生都開始擔心「都發高燒了，再生不出來我

也沒辦法，直接送大醫院吧！」聽到這句，我撐著虛弱的身體堅定的交代前夫去買礦泉水，告訴自己一定要撐過去，我還想活…我心痛吶喊著請寶寶離開我吧…接著我猛灌礦泉水，把體溫降下…。孩子在肚子裡已沒有生命，我可以感覺一灘死水，不再跳躍。

生產完後不成人形，被送進大醫院治療，正值原住民族特考報名期間，母親及妹妹詢問過我的意願後幫我報了名。我在醫院整整躺了一個多月，到11月出院了，醫生仍囑咐須躺臥休息，且長期服用抗病毒藥物。在我猶豫是否投入考試時，一個想法讓我堅持了下去，「努力考上公務員」是我和寶寶一起做過的事，也是

我對她的承諾，即使她走了，我也要完成這個承諾，如果上天因為這樣讓我結束生命，也是命！之後便偷偷瞞著家人重回補習班做最後衝刺。92年12月23日考完試，完成了承諾，斷了與她的牽連，也用盡眼淚鋪成最柔軟的床送她最後一程。93年3月放榜，跌破親友的眼鏡，當年四等一般民政400多人報考，我以第一志願回到自己成長的部落服務，從此踏入公務生涯。

不甘停步 重拾書本再提升

93-97年一直待在基層服務，做村里幹事的時候，最常做的事是穿著高跟鞋帶村民跑墳墓、選墓地、辦理急難、喪葬補助，以及在颱風天的時候疏散土石流危險區域的族人，疏散完了還要安排他們睡覺的地方、幫他們泡泡麵、分配食物、順便當小朋友的老師陪他們玩…其實還是滿懷念那樣的日子。但父親因公涉訟之前例，使母親一再囑咐不可做違背法令或職務之事，我銘記於心，因此個性硬直，不願配合長官蓋不該蓋的章、不為長官所喜，因此無法進入公所學習新的事務。

我不甘停步不前做一輩子的村里幹事，因此透過第2任丈夫調離原職。而第2個公所的鄉長愛才惜才，剛上任不久，又逢清潔隊帳目不清常遭舉發，剛好我硬直，讓我去理理油料、維修費、隊員跟臨時人員的薪資、加班及出差費，待摸索出一套管理及做事的方法，又覺得工作過於簡單，自己可以再精進。當然，在清

潔隊免不了的，也要在風災後從事道路復原的工作，偶爾也需因督導關係跟著隊員隨車收垃圾。記得有一次，鄉民請隊員處理病死狗，隊



我的人生…就是這樣了嗎？這幾年大學的老師不斷寄書勉勵我，不想回去嗎？我好後悔自己當年任性辦理退學，我一定要圓了這個人生的缺憾，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。

員隨手把狗扔入車中，看著車上機器輾過狗屍流下的血水及怪味，一陣暈厥，到了家，一口也嚥不下老公已煮好的飯菜，哭了起來。我的人生…就是這樣了嗎？這幾年大學的老師不斷寄書勉勵我，不想回去嗎？我好後悔自己當年任性辦理退學，我一定要圓了這個人生的缺憾，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。因此，我再次利用公餘埋首苦讀，謝絕所有的朋友及應酬，考前1個月甚至連母親想來探視都拒絕，放榜的時候，報考人數100餘名，我跟第2任丈夫皆以優異名次錄取，我進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服務。

98年進入原民會對我是極大的挑戰，中央機關承辦員「領航員」的角色已與過去基層「執行者」截然不同。雖激起了我挑戰慾望，但苦於學經歷不足，更多的時候，這份工作讓我對自己產生懷疑、害怕執行不力、思慮不周影響重要的民族事務。99年則是忙碌的一年，也是成長最大的一年，在會內所學遠遠超越過去5年公職生涯。這樣的轉變及成長，要感謝我的直屬長官，是他對工作的熱忱、對我的信任及適時指導，讓我可以瞭解問題後盡情發揮我的想法。我負責的業務需檢視政策成效予以調整，更需勇於創新，並以標的（服務）團體之需為需、之苦為苦，它是需要熱情的工作。曾經最累的時候只有科長與我兩人在苦撐科內業務，但我們撐了下來，也因為有過這樣艱困的時期，我的潛能得以激發，工作量也愈來愈重，但我漸漸不再害怕，從猶豫踏出自己的一小步，到不得不讓自己盡快進入狀況；從在40位校長面前作簡報、代表會內參加各縣市相關競賽的致辭到擔任相關計畫之課程講師，每次都覺得與過去勤跑墳墓，隨車收垃圾的自己大不相同，10年之差，我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不停蛻變 安於晃蕩的人生

寫這篇自傳的時候，我正處於調適期，我一直是讓親友很擔心的人，也不否認自己仍是個病人，也許終生都要為過去的記憶所苦，處理情緒及感情的態度也很極端。此外，我也是飽受流言蜚語的人，因為我太愛做自己，人生只有一次，絕不因為害怕別人的流言蜚語而改變。至於我人生「不停蛻變」的關鍵，我大概可以分享如下：

- 一、培養一項愛好的運動，像我喜歡游泳，因為除了鍛鍊身體，磨練自己的耐力、堅持力，也可以安靜思考很多問題。
- 二、對自己要有極大的自信及勇氣，不畏懼站在任何人面前。
- 三、儘管墮落、低潮、爛醉如泥、被壓得倒地不起，在調適（墮落）過後（或者階段性目標達到後），如何讓自己歸零並重新擬訂實行計畫逐步執行，才是最重要的關鍵。

我永遠也不會覺得自己成功，因為人生永遠有意想不到的磨難、挑戰不完的事務、追求不完的新目標，我期待任何考驗。也許過去的歷程讓我安於處於晃蕩的生命模式，渴望嘗試不同的感受，安定反倒讓我覺得生命無趣及不安，有時甚至懷疑公務人員到底是不是我終身職志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每兩年到一個部落，感受那裡的人情，寫下他們的故事，奈何…理智告訴我那是等我15年後還可以做的事。至於我的新目標已在心中成形，只是有些現實的事務還需克服，我希望認識我的朋友不要過於擔心，也希望我的成長故事可以給原住民族的弟弟妹妹一些啟發，你的人生操之在你之手，共勉之！◆